



本土文本

今晚谁来赴约 (小说)

□倪正平

一切都是从那天他走到报箱前,看似随意的一瞥开始的。

他家的报箱已空置三年多,以前,那里经常被一些报纸杂志、商家广告塞得满满的,这是他独居多年不可或缺的精神慰藉。他甚至还用它订了一年多的牛奶。如今时过境迁,他已习惯从电脑上、手机上看新闻。尽管他还排斥用微信或支付宝进行消费,总觉得把银行卡绑定手机会带来诸多风险(也许这是他一直未能找到另一半的原因之一),但时代的发展还是推着告别了许多传统的做法。因而,当他看到报箱的开口处露出信封的一角时有些诧异了:这年代还有谁用它来传递信息?

他很自然地把从不上锁的报箱打开,取出个文化用品店都能买到的普通信封,上面潦草两字:内详。

他撕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一张拆成三折的A4纸,打开,竟是一首诗:本性为倾慕的热流浸润它使心灵宛如华宫爱情恰似主人在心灵中恬静地休憩或是短暂的睡眠或是爱度漫长的时辰……

香港文坛泰斗刘以鬯,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旅居南洋编报,写下一批充满南洋风味的文章。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椰风蕉雨》中,我读到了很多南洋元素:峇峇、娘惹、弄迎舞、班顿……读来意犹未尽,追看了一部老电视剧——《小娘惹》。

这部剧帮我细细梳理了娘惹文化。早年,漂洋过海到南洋的华人,落地生根,和当地土著女子结婚,繁衍后代,他们被称为“土生华人”。他们的后裔,男性即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

从剧中得知,早年,未婚娘惹在闺中至少得学会两门手艺,一门手艺是珠绣,一门手艺是煮得一手好吃的娘惹菜。

娘惹菜的制作过程极其精致而细腻。要使娘惹菜好吃,第一要务离不开香料。娘惹需要先学会分辨黑果、阿参片、亚参膏、峇拉煎、棕榈糖、黄姜、石落

下面还有一行字:想一起挥霍一个难忘的午夜,约吗?

他把信封口朝下抖了抖,掉出一张蓝海影城票,上面的电影日期是十三日晚上九点三十分,位置是十六排八座。

第一时间,他想到的是愚人节恶作剧。在愚人节里被人捉弄倒是有过几回,但那洋节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抑或是哪个商家的促销奇招?可约到电影院能推销什么?

他晃着脑袋,拿着电影票上了四楼的住宅。既然想不明白,又何必费那心思,权当没这档事。他随手把装着A4纸的信封扔到沙发茶几上。

没过几分钟,他忍不住又拿起了它。

“这笔迹看上去像是女人的,还文绉绉地写了首诗,会是谁呢?”

他拿起手机从“114”问到了蓝海影城的电话。他知道这是市里首家IMAX巨幕影城,只不过离他住处稍远些,走过去要过五个街区。电话那头告诉他,十三日晚上九点三十分放映的是最新引进的好莱坞大片。他谎称要买该时段十六排八座的票。电话里只听对方一阵键盘响,稍后告知已售出,要他另择位置。

票根的真实性看来毋庸置疑,那么是谁舍得花六十八元戏票钱要捉弄他一下呢?

他依然理不出头绪,便决定不再去想,反正电影是明天晚上的,做决定还有时间。

第二天一整天,他都处于神情恍惚之中,脑海里过滤了六七个与他有些关联的女人来:曾经谈过的杨小姐、暗恋多年曾某某、同事胖刘、与他有业务关系的孙主任……可思来想去,似乎都不那么靠谱。

悬念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箍得他脑袋发疼。

于是,到了晚上八点,他做出了要赴这场离奇约会的决定。他并不奢望凭空空来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想解开这个让他心神不宁的结。

走进蓝海影城,坐到票根上标定的位置时,离电影开场还有15分钟。他觉得电影开始前应该有一段时间供双方——确切地说是让他自己来消化这个悬念。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来看电影的人陆续进来。他左侧的空位很快被一群小年轻填满,右侧隔个位置坐了一对父子。直至灯光暗下,巨幕亮起,他右侧

的位置依然空着。

搞什么搞?!放我鸽子!他有点愤愤然了,转而一想,人家好歹花了六十八元请我看了场电影,没什么可抱怨的,也许人家真的有突发事情无法赴约。

他胡思乱想着,根本走不进剧情,还不时半起身观察一下四周,看有没有熟悉的身影,但每次都失望地重新坐了回去。就这样在局促不安中过了两个小时,IMAX出色的环绕音响、火爆的剧情都没能拴住他的注意力。平生第一次,他在好莱坞大片面前走神了。

回去时他有点垂头丧气,此时他不再纠结于今晚究竟是谁的约会,而是为浪费了的两个小时好莱坞剧情。

回到小区楼下时,他下意识地再次瞥了眼孤零零的报箱,昏暗的路灯下,那开口像上翘的嘴冲着他笑。

爬到四楼,他把钥匙插进锁眼,只轻轻一扭便转了半圈——门是虚掩的。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猛地推开房门……屋里一片狼藉,挂在墙上的电视机旁,矮柜的门敞开着,里面堆放的物件全被扒拉了出来,摊了一地;靠墙的书桌下,几只原本锁着的抽屉侧翻在地……

他恍然大悟般地吼了声:“我靠!”

去吃娘惹菜 (散文)

□小茹

子、薄荷叶等等不同香料的用途,然后学会春香料。春香料是个技术活,有些香料需要春烂,有些则不能春得太烂。而双手如何使力,使哪里的力,春出来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都需要长期操练。

挑选食材亦是重头之戏。南洋的斑斓叶、香蕉叶、蝶豆花……这些自然生长的植物都可以成为娘惹菜的食材之一。我们看到剧中的娘惹菜五彩斑斓,丰富的颜色并不是食用色素,而是从上述那些天然植物中提取的。所以,娘惹菜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色香味俱佳”。

由于娘惹系土生华人的后裔,娘惹菜在烹饪方式上还保留着浓厚的中国传统风味。对入味要烂的肉类,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可以说,娘惹菜是融合了不同地区菜的“集大成者”。所以,娘惹菜看能成为东南亚名菜之一也就顺情顺理了。

《小娘惹》剧中的陈老太太,常常怀念年轻时吃过的娘惹美味,每每总想考考小娘惹们,看看谁能煮出她记忆中的熟悉味道。剧中出现多道让陈老太太大为称赞的娘惹菜及糕点:龙眼茶、虾米糯米卷、黑果豆酱焖鸡、香菇豆酱焖猪肉、香兰椰丝卷、红龟糕……看得我垂涎欲滴,满城寻找娘惹菜,想要一尝为快。

在点评网上找到一家口碑评价不错的新加坡娘惹手作糕点店,很惊喜竟然吃到了《小娘惹》剧中出现过的几款娘惹美食。首先吃了一块红龟糕,诚如其名,糕点呈红色,造型如龟背,中间印有一个“寿”字,内馅是花生,以一枚香蕉叶为垫。在南洋地区,逢节日或生日等喜庆之日,人们即会食红龟糕,祈求大吉大利,像龟一样长寿。

也吃到了《小娘惹》里陈老太太心心念念的虾米糯米卷。糯米呈蓝色,因是用蓝色的蝶豆花浸泡而成,包裹着混

合了多种香料炒制而成的干虾米以及椰丝,再用香蕉叶卷起来,香蕉叶的香味渗入到糯米卷里,回味无穷。

最令我惊喜的是,在店里还看到了刘以鬯在《椰风蕉雨》里提过多次的Kopi-O,这是一种加糖去奶的南洋风味的黑咖啡。刘以鬯说新加坡居民很喜欢坐在羔咻店里喝羔咻鸟(羔咻鸟是Kopi-O的译音),所以,他常安排笔下的男女青年在羔咻店里搭讪、聊天,在一杯羔咻鸟里谈情说爱。

回家的路上,想起梁文道在《味道》里说香港很难找到正宗的娘惹菜,其原因可能是娘惹离不开她们的土地。其实我也不算不清我刚刚吃到的娘惹糕点算不算正宗,可是我确定我品味时的心情是愉悦的。于我而言,吃得开心即是美味的食物。毕竟,美食除了“色香味”之外,心情也很重要。美味的食物加上美好的心情,才是真正意义上完美的味道。

乡村工匠施宝元 (非虚构)

□陆金荣 胡瑶 袁金泉

两三个回合就找到了窍门。第二天,他起早买了两三斤藤皮,带晚做了上百个塑料扁担箍,本队民工,每人送一个;外队民工,5分钱一个,连送带卖,不到一支香烟工夫就全销光了。施宝元“心灵手巧人大方”的好名声,一下子传遍了几个大队工地。

俨然机械专家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大队买了手扶拖拉机和脱粒机。为培训驾驶员,大队先后派过两位同志到县培训班学习,学了好几期,花了几十天,带去的《学习证》,带回的还是《学习证》。第三次派施宝元去了,他仅参训了4天,就把《学习证》换成《合格证》带回来了。大队干部坐着施宝元驾驶的手扶拖拉机外出办事,那神情简直比今天的人坐着豪车还开心。这下子好了,大队决定:全大队的手扶拖拉机归施宝元统一调度。安排作业,各生产队的脱粒机由施宝元负责维修保养。施宝元一下子俨然成了全大队机器、机械方面的“专家”“权威”了。

施宝元抓住这个机遇,在村边河角头开了一个修理店,围绕生产生活器具做文章,修旧利废、改造翻新、优化服务,生意越做越红火。农村修理店,群众图的首选是个“便”字,方便、便捷。施宝元自觉坚持急事优先,特别是大忙季节,出了毛病的手扶拖拉机、脱粒机、农药喷雾器一到,抢先修理,立等可取;锄头、铁搭、大锹、钉耙、制钵器等农具

坏了,拿来后立即修理,确保不误农时。就连人家晒衣架、井上压水器、厨房煤气灶坏了,菜刀、剪刀、镰刀、锄头、铁搭口钝了,甚至是羊转轴、狗链条断了,他都热情接待、有求必应,让人家急匆匆而来,乐呵呵而去。

总地人的铁器用具虽然也有精品,但总体而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笨重、易锈、易卷口,用起来比较吃力。施宝元对此大胆改造,通过翻沙的“手术”解决了这些问题。大家一致反映:干同样的活计力气少用十多斤,而且吃泥锋利不卷口,撒泥滑爽不易修,好用。消息传开后,农户们纷纷把老式铁板、锄头、大锹、铲刀、斜凿等拿来翻口翻新。丁店街上有一个卖锄头的,批量进了30把锄头,卖了3年只卖掉两三把;请施宝元加工翻新后,不到三天就被抢购一空。

当地老百姓喜欢用面食调味口,苦于离镇远,不方便。他自制零部件,组装了一台手工、电动两用轧面机,加工馄饨皮子和挂面,适当收点加工费,比镇上买的既便宜、又方便,还新鲜。他还有一套修理自行车、摩托车、电瓶车的好手艺,给大家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方便,他也因此当选为县人大代表。

创新正未有穷期

施宝元的手艺从竹器发轫、木器探寻、铁器开拓,一路艰辛,终于从量的积累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了创新发展的



星空 (组诗)

□宗小白

◎星空

看见一只猫妈在结着露水的青草窠生下七只小猫
看见一只野狗在洒满阳光的垃圾箱旁静卧着
看见世界万有而又无所有,生灵的泪水时时在又无所在
我才知道,为何天空,总是缀满那么多的星辰……

◎荒草

荒草是集体的、动荡的
它常试图以山谷大风来取消个体的、死性不改的部分
一片涌动的荒草,有时就是一场追悼
尤其在秋天,站在大片荒草丛中,一个人于无声处的枯萎
白白耗费着天空尽头,每一颗落日的心……

◎秋天的草

秋天的草又枯又黄。在风中,它的脆裂
是山野的细节,也是一个人在暮晚憔悴的细节
妈妈,而你从不说这些。你只在夜里
离开我,一个人下着鹅毛大雪……

◎在悬浮的窗口下我看见

……
在悬浮的窗口下,我看见冬日的阳光
仍然使一些枯藤沿着墙壁缓慢生长
这种生长使我停下匆忙的脚步

选择在那悬浮在头顶的窗口下
站立了一小会儿
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重新
获得了一种自由——
我不再是一个低头匆匆赶路的人

我也可以是一条枯藤
可以是被那枯藤撑光的叶子
也可以是一堵墙壁
可以是顺着那墙壁滑落的雨水

◎这条路

当我后来这样默默
路过我自己时
我甚至还可以以阳光的方式
朝着另外无数个我自己洒过去

我已在这条路上消耗掉我的青年

现在正消耗一部分中年
预言之神告诉我,如果我一味顺从
时间的方向,毋庸置疑,老年将会在这条路上把我消耗殆尽

这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情!
除非,预言之神让我
把这件哀伤的事写成诗……

◎略有悔

略有悔,就是一面湖
在你心头,被风微微吹皱的样子

略有悔,就是一件旧衣物
在你手中反复搓洗,日渐顺从的样子

略有悔,就是你看这一切
却无法将它们还原成本来的样子

◎芦苇

这是记忆里远行之人
飘逸的背影。这是时隔多年往事掠过水面的语调。
这是欢喜过后,悲伤的模样。
这是芦苇。而不是中年的我们。

◎果壳

只有秋天愿意将一座村庄
沉默的重量

交给枝头低垂的果子

只有秋天知道
其中酸涩的一些
是穷人家的孩子

那过早结实的壳里
是哀与乐
也是善与苦

只有秋天懂得橡子、榛子和苦楝子
千年不变的心

橡树、栎树和苦楝树
就是死守着薄田
终日无言的父亲

只有秋天将果壳扔进灶膛
一些长于忍耐之物
才会噼啪作响——

那是被秋天取走的一切,发出的痛苦的声音

◎星辰安排

水缸以它安详的轮廓,珍惜着冬夜
体内的薄冰
草狗蜷在窝里
珍惜着干稻草的暖意
鸟巢空了,白霜的屋檐替它珍惜
遗落下来的羽毛

那些羽毛,在星光下旋转浮沉的样子
多么让人痛惜……

◎虫类有声

阳光下,一只青虫从豆荚里爬出来
用它腹节间的起伏,轻轻呼吸

豆荚被剥开后,一只青虫只能慢慢
爬到阳光下,以腹节间古老的起伏呼吸

来保存比它更慢
更古老的农业文明

◎摇晃而确定

冬天的湖水摇晃日影,也摇晃
公园里,一个年老的母亲

当地从轮椅上扶起
她那半瘫的、中年的儿子

当地将“母”与“子”的称谓
安置在冬天,阳光摇晃的湖水里

我看见几只鸟儿,用薄薄的翅膀呼应湖边的林木
并确定着某种

只能由无边落叶
和不尽天空才能命名的事情……

◎笨拙的人

笨拙的人常被老天拿来开玩笑
比如关上门的刹那,会让他发觉忘带钥匙
让他包里装着伞的时候,天空偏偏不下雨
而雨天,却又让他偏偏没有带伞

但老天通常也会这样补偿这种人:
让他没带钥匙,漫无目的兜了一圈之后
突然有了一首诗
让他作好了被雨淋透的最坏打算

即使是没有带伞的雨天,也让他发现
还有许多人,也和他一样没带伞

由此,让他因为天生的笨拙而滋生的那种孤独感,在不经意间
竟会大大减少一部分……

